

一“马”当先

■马三成



“来无影去无踪，如闪电似清风，单枪匹马闯敌阵，捕捉俘虏探敌情，水深千尺能泅渡，山高万丈敢攀登……你要问我我是哪一个，我是人民的侦察兵。”

这首《侦察兵之歌》是西藏军区某合成旅侦察营营长马乾和官兵们最喜欢唱的战斗歌曲。每当攀登雪山、泅渡冰湖、横越河流等课目训练结束后，战士们最喜欢唱这首歌。

2021年6月上旬，马乾到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“战神学长讲堂”做报告时，还满怀豪情地唱起了这首歌。

有学员问他，你当营长1年多，就被陆军授予第三届“四有”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；你带队参加西藏军区创破纪录活动又取得旅团金牌数第一，你的制胜秘诀是什么？

“老前辈战场制胜靠它，我们打仗训练也靠它，这就是无敌不克的‘两不怕’精神！”马乾铿锵有力地回答。

一

2017年4月，某合成旅侦察营组建。2019年11月，马乾从西藏军区训练处参谋岗位调到该营当营长。

在训练索降时，看到连队训练明显降低了难度，马乾问为什么。官兵们说，练索式下滑，别的部队都这么搞，倒滑训练不能再搞了！

马乾想，特战部队都是倒滑边射击，为什么侦察兵不能训练？

马乾曾是军区机关参谋里的“笔杆子”，他当营长后很想大展拳脚，可现实给他浇了一盆凉水。

在讨论翻越雪山冰川、武装泅渡冰湖、夜间展开侦察等行动方案时，一名进行过雪山攀登训练的骨干说，他遇到过雪崩，这个课目组织起来很危险。至于泅渡冰湖，以前没有人搞过。

当马乾提出要搞侦察分队夜间破袭战斗演练，而且是红蓝实兵实弹对抗演练时，大家都愣了。

有的说，上级没有赋予营里这个夜间夜战课目，营里为啥要冒险？有的人会后还悄悄对他说，你刚从军区机关下来了，不要整太大动作。万一整出事来，问题就复杂了。

还有的说，现在的战场很透明，敌人的夜视器材很先进，咱们侦察兵玩的那一套恐怕派不上多大用场了。

马乾想，为什么官兵热衷于参加大项任务，而面对训练创新畏首畏尾？老前辈创造的制胜战法真的过时了吗？

在营党委会议上，马乾说，部队是要打仗的，完成大项任务再多，荣誉

再多，不等于未来战场能打赢仗！侦察营是部队调整改革后新组建的作战单元，是新质作战力量，如果不搞训练创新，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？

我们组织爬雪山、泅渡冰湖，不是为了争彩头，而是我们营担负着穿插作战任务。尽管这些课目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平时多扫除一个训练盲区，战时就多一分打赢的胜算。所以，风险再大，也要探险探路！

想让官兵身入战场，思想先要进战场。马乾结合战史战例研究给官兵们上军事理论课，重温老前辈的制胜法宝。

他说，2019年国庆70周年大阅兵，战旗方队里有一面旅里的“白云山团”战旗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这个团顽强阻敌11昼夜，圆满完成白云山阻击战任务，被志愿军总部授予“白云山团”荣誉称号。

马乾又说，“白云山团”凯旋后，奉命移防，参加了1962年的边境自卫反击战，涌现出叫响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“两不怕”精神的“阳延安班”。“阳延安班”一个班完成一个连的战斗任务，被西藏军区记集体一等功。

1963年2月，毛主席听了西藏军区的战斗情况汇报，肯定地说：“我赞成这样的口号，叫做‘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’。”

近年来，习主席多次在重要讲话和开训动员令中，要求全军发扬“两不怕”的战斗精神。

作为新一代传人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“两不怕”精神的模范传承者！马乾的话掷地有声，深深刻在了每一名官兵的心中。

二

营区周边的几座大山爬过没有？马乾问官兵们。大伙儿摇头说，这个山上全是原始森林，根本没有办法穿越。

2020年4月，马乾带着驾驶员陈鹏，先爬营区周边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。马乾拿了一张地图、一把砍刀，就出发了。他们爬了3个多小时，才到雪线。

这次探路，让马乾积累了一些数据。山顶比山脚气温低10摄氏度，而且常有雪坑、暗沟，危险无处不在。同一座山，从山脚到山顶要经历密林、灌木丛、雪山等多种地形，需要携带不同的物资器材。在密林中要带砍刀，便于开路；在雪线以上要穿专业高山靴，保暖防滑……

随后，马乾联系了曾8次登顶珠峰的登山教练丁增，给全营上课，在海拔4500多米的驻训地指导攀爬训练。每周两次的登山训练，有效提高了官兵耐缺氧、抗寒等能力。

2020年8月6日，他们训练冲顶。按照战时携行标准，每人负重60斤以上。

当时，二连三排战士何亮负重70多斤，加上他本人150多斤的体重，几次陷

入雪地，前后队员用保护绳才把他拉了起来。

攀爬时，马乾走在最前面，既是示范导向，也是安全把关。他通过对步伐和节奏的控制调节爬山的训练强度。经过5个小时的攀爬，全体官兵登上海拔6100米的雪山顶。

接着，他们在山上组织穿插迂回营战术演习，下山后又展开武装泅渡、牵引横越、夜间破袭等课目的连贯作业，全程2天2夜。

三

做报告时，马乾笑着对母校学员讲起一个生活小插曲：他当营长19个月，有16个月在野外驻训。他宿舍的门口，鸟都筑巢生蛋了。

武装泅渡，在西藏高原是第一次组织，官兵们心里没有底。

怎么搞？马乾把附近河流、湖泊都考察了一遍。他自己先在海拔4700米的王日错(湖)进行了5次下水试验。发现水温是分层的，湖面温度高，具备泅渡条件。水底温度低，水草特别长，容易缠住肢体。

马乾组织武装泅渡训练时，发现泅渡时重装没法背，杂草太深，遇到敌情时潜不下去。

马乾和官兵们一起集思广益。二连一排排长李胜鑫建议把携行具塞进一个大的塑料袋，然后再装入被褥和衣物，上边再捆上迫击炮、狙击榴弹发射器等重武器，解决重装不能在水中背游的问题。同时，也可作为水面射击的依托物，用以应对湖对岸可能出现

的敌情。

马乾反复试验，发现此法可行。他们在武装泅渡时组织水面射击，50到25米用微声冲锋枪对固定目标命中率达到了100%，但在水里边游边射击难度很大，身体动、枪动，身体不动，就会下沉。只有把握非常短的射击窗口，才能命中目标。

牵引横渡训练危险更大。外训是8月天，正值雪水融化、河道涨水的季节，河水比湖水要冷得多，而且流速非常快。

那天，马乾第一个下水。他把保护绳拴在腰间，一头扎进浑浊的河水中。游到河中间时，由于水流太急，把他腰里拴着的保护绳冲成了弧形，形成巨大的牵引力。保护绳一下子变成了“夺命绳”！

情急之下，排长李胜鑫腰里缠了一条保护绳，一头扎进激流之中。两人互相协助游向对岸，将保护绳拴在对岸的固定物上，其他官兵拉着绳子过了河。

参加过出国比赛的营属情报队班长王静建议，在绳子上安装一个滑轮，人吊在滑轮上快速滑向对岸。马乾眼睛一亮说，好！

结果，80多米宽的河面上，人均牵引横越用时大约9秒，比平地徒步冲击

还要快。

马乾受到启发，再进行先锋渡河结绳时，改为双人前后渡河结绳，使安全更有保证。后来，马乾还摸索出穿保温泳衣等措施，防止训练时出现身体失温，成功地在西藏最冷的季节进行涉水训练，从而实现了全年全天候武装泅渡训练，填补了高原武装泅渡训练的空白。

官兵敬佩地把马乾称为“高原蛙人”！

四

侦察兵穿插渗透到到位后，紧接着要开展破袭战斗。在以往的破袭战斗中，侦察兵跟步兵的进攻战斗区别不大。而马乾一心要让侦察兵从“大步兵”真正变回“轻骑兵”，发挥战场的尖刀作用。

为了把侦察兵打造成无声无形、无影无踪的“战场幽灵”，马乾在营里建立了模拟蓝军，用光学红外雷达等多种侦察手段监视参演分队，一旦被发现有“阵亡”。

以前，侦察兵进行夜间战斗，单纯靠头盔夜视仪观察作战，夜间精确观察和打击比较困难。新装备侦察车配发以后，具备红外、微光夜视功能，可以全程提供目标引导，给火力组提供精确坐标，引导火力打击。

有了新装备，如虎添翼。侦察车具有防弹功能，但不能抵御火箭筒袭击。如果被火箭筒摧毁怎么办？

马乾带领训练创新小组，邀请专业人士一起对新型侦察车计算机进行无损改造。仅仅装了一个视频转换器，就实现了前沿侦察车到纵深侦察车，再到旅指挥所的情报传输，让旅指挥员能实时看到前沿战场情况。

更为可贵的是，马乾把全营配属的新型侦察车全部自动组网，即使敌人摧毁一台或几台侦察车，也不影响侦察车的传输网络和侦察作战行动。

那天，夜战演练。时钟指向22时30分，气温零下5摄氏度，由马乾指挥的“侦察分队夜间穿插遭遇战斗”，在海拔4700米的高寒山地打响。当我侦察分队完成对敌侦察观察所的破袭任务，时钟已经指向子夜。

侦察营探索夜战夜训路子的经验，很快在全旅推广。西藏军区赋予该旅一个联合战斗实兵演练的课题，配属装甲、远火、地导、特战、陆航等精锐兵种作战，依然在夜间进行。

马乾再次临危受命，配合旅领导组织这个课题的训练创新。

走下演训场，面对军区战法集训队代表们的高度评价，马乾深有感触地说，未来作战绝对没有演练这么轻松，要在夜战中取胜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他，一个营长，一个基层指挥员，正在转型训练的道路上执着前行！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步行是认识一座山的最好方式。沿着激水的支流走进雪峰山，山道弯转，向着未知地前行。路旁的水流叫不出名字，河面时宽时窄。大雨初晴，水色墨绿，山影倒映，仿佛长了许多毛刺，如同一面很久没有打磨的铜镜。

山路弯绕，四处探望，每一条沟壑、每一道褶皱都是上山下山的路。莽莽苍苍的绿色山体，随着山路起伏延展。丛林深处曾发生过什么故事？我充满好奇，想象那些曾经穿越崇山峻岭从山路上走过的人：匆忙的商旅、赴任的官员、游吟的诗人……

我是被一位退伍军人引领着进山的。他几年前从山外回来，却像深居的山民，通往雪峰山的每一条路都因他的讲述而在我眼前打开。

雪峰山是三湘大地上延伸最长的山，古称梅山，著名的雪峰山抗日会战就在这里打响。到一个地方，我喜欢找一个高处，看山的走向，找那些在丛林和流水旁开枝散叶的路。那日登山时间略迟，走到山顶，已是日光喷薄，层林尽染。没看到日出，但辨出了山是从西南往东北走的，坡岭上长有成片的毛竹、马尾松、水杉，也有华南栲、紫楠、银木荷。后来在山背，我还认识了枹栎和水青冈两种能长到一起的树，如同一对厮守到老的夫妻，淡定地看着山中时光流转。

大山阙寂，从山路上走过，脚可以探测到时间的心跳和历史消失之后残存印迹的温度。山路之上，时间是隐匿的，又是显露的。人走过的地方就有了路。人来车往，这几年也修了不少新路，但最有名的是那条茶马古道。上山途中，老兵指着诗溪江畔洞窟上的山路讲古——过去山中盛产野生茶叶，贩茶人就沿着凿在半山上的路将茶叶运出去。后来，桐油、茶油等土特产与中原及沿海地区的食盐、布匹等日用品交易，也是从这里通往外面的世界。人用脚测量山的高度，行走的路连接大山和世界，也连通漫长且广袤的时空。

山路两边山岭陡峭，板岩、灰岩、细砂岩等组成的地层裸露在外，崖壁显得古老。山有山路，水有水路。雪峰山是不缺水的，平均海拔一千余米的山岭间，细溪清冽，山民吃用的山泉水纯净自然。流水奔赴远方，巫水、激水、夷望溪、平溪、辰溪，这些沅水、资水名在外的支流，都是从雪峰山出发的。茶马古道身侧的诗溪江，更是流水潺潺，宽窄缓急，叮咚有声。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萝。”似乎溪流之上有人在唱和着屈原写下的这首祭祀山鬼多情的祭歌，唱者无疑是崖壁上的“山鬼”，“你看那像不像屈大夫？”我搜寻着石头的模样，想象那位徘徊而迷不知返的诗人出现在眼前，某个惊喜的瞬间，像是“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”。

走在山路上，就是走在记忆的时间里。定神细思，被过往的马蹄、裸露的双脚和探路的木杖丈量过的山路，却是写满辛酸旧事的艰难行旅，也是意志考验、精神磨砺的苦难征程。从最早之前战国时期南方最长的古驿道，专用于粮草物资运输、军情传递，向着城郭、市井之处延伸，变成通往欧亚万里茶道的必经之路，上达黔、川、滇、藏，下连新化、安化，入洞庭而转长江。人来人往的必经之路，定是马帮

为一条山路命名

■沈念

喧闹，铃声悦耳，欢颜笑语。这些声音，从两岸山石耸立的峡谷中穿风而行，也定是溅起过诗溪江上的水花。但在更多的时光里，这条山路连接的是拐角、岔岔路口、十字路口、险峻小道和荆棘密布的丛林，曾经长久的贫困似乎是画地为牢的魔咒。

山路唤醒记忆。一刻钟时间，就能从铁索桥走到古驿亭。亭立半山腰，曾是商旅行人歇脚纳凉之地，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也是红军招兵扩编开始长征的出发地。亭子四壁挂着宣传标语，立着人物塑像，“为穷人打天下”的朴素信念，向人们讲述着一段难以忘怀的红色往事——红军长征在雪峰山三进三出，最后一次是在1935年11月，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、萧克、王震等率领的红二、红六军团长征前在此休整招募。那一次，有3000名雪峰山的儿女加入了红军的队伍。他们沿着崎岖山路从四面赶来，又从这条被梦想照亮的红色山路出发，如同一滴山泉汇入时代的洪流。

于他们而言，山路代表的是雪峰山时间里某种刻骨铭心的经历。山路两端看不到尽头，晴空绿荫下，像是一条发光的丝带弯绕着通往远方。山路在风中发出声响，是历史和时代的呼唤，也是人的呼吸。那铿锵的声响还会沿着山路一直往前，延伸到人的脚步所不会停歇的地方……



霜重色愈浓(中国画)

董永臣作

长征

第5245期

百年风华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火红的党费

■石祥

七根火柴，
七粒火种。
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天寒地冻，
一粒火星就是一个生命。

长途跋涉，
日夜兼程，
军用水壶，鼻孔已结冰，
米袋子、肠子已经空空。

伙食尾子已不够按时交纳党费，
戒烟了，唯有几根火柴舍不得用。
眼看着蹒跚的红军战士在雪途中冻僵倒下，
我负伤的身体冻得也难以支撑到天明。

战友啊，
请收下这几根火柴吧！
作为党费，
也许还能点几堆篝火，燃几片火红。

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
高原寒，炊断粮……”
七根火柴化作七个音符，
谱写了《长征组歌》代代传颂。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那年，我在原第二炮兵某通信团线路维护一连当排长，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架电话线和控电缆沟。就是在这个基层带兵人的岗位上，我学到了军旅人生的重要一课。

一次，连长找到我说：“三排长，有条国防通信电缆要通过辖区，其中1500米的暗线需要走村挖沟。作为线路维护排长，这块‘硬骨头’还得你啃。”我当即表态：“困难面前有三排，三排面前无困难！”

面对我的回答，连长很满意，嘴角一扬，笑眯眯地走了。没想到，任务还未部署，排里犹如捅了“马蜂窝”。有的说，以前挖沟就出现过青苗损失赔偿来回扯皮的问题，这次又要经过庄稼地，弄不好会引发军民纠纷；有的说，此地岩石坚硬、环境恶劣，咱排人手不够、工具不行，排长还是想办法推掉；还有的说我好大喜功、爱出风头，不顾兄弟们感受。

为顺利完成这次任务，我在动员会上强调：同志们，正因为是“硬骨头”，难度大，咱们更应该有信心有决心战胜它。要知道，别人不敢接的活，最后被咱们拿下，这难道不是能力的体现和价值的彰显吗？重大任务前，我希望党员骨干站排头！
我的话音刚落，三个班长随即站起来表态：请排长放心，我们坚决完成任务！接着，其他同志也跟着站起来异口同声地表态：坚决完成任务！

风雨战旗红

■程荣贵

三月的驻地乍暖还寒，第二天清晨在乘车前往工地的路上，大家沐浴着晨曦，迎着寒风，冻得牙齿打颤。为提振士气，大家唱起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铿锵有力的歌声在“大解放”的敞篷车厢里像波涛一样起伏澎湃，那雄壮的歌声点燃了青春的激情，连空气似乎也温暖了许多。

到达目的地，大家二话没说，按照划分的区域迅速散开，抡起镐头、甩开膀子就一鼓作气地干起来。

讲实话，1500米的壕沟要是放在平原，绝对是“张飞吃豆芽——小菜一碟”。可要命的是，此地荆棘丛生、土质坚硬不说，还有一段长长的陡坡。刨开表层15厘米厚的松土，便是凝灰岩和浮石，一镐头砸下去，只砸出几个火星。难度可想而知。

我赶紧召集党员骨干开“碰头会”，研究施工方案。经商量决定，“硬骨头”由各班党员骨干带领大家用切割机 and 风钻干；新同志负责清除地表的荆棘、杂草；群联工作由懂政策、口才好的张国强负责……安排完任务，我朝手掌使劲唾了一口唾沫，拿起工具就干了起来。

尽管天阴沉沉、灰蒙蒙的，还时不时下点小雨，但大家热情高涨，有的同志手

臂被划出了深深的血痕也毫不在乎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，天下起瓢泼大雨，我劝大家先到老乡的屋檐下避避雨，等雨小些再干。一向开朗的杨东方接话茬说：“排长，您不是说咱们当兵的上战场都不怕，难道还怕这点雨？”

说得对！这话引起一片乐观的笑声。战士们士气高涨，在雨中干得更猛、更快了。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，那一个战斗在一线的身影凝聚起团结奋战的力量，虽然都淋成了“落汤鸡”，但没有人退缩，大家齐心协力、攻坚克难。雨中，那面党员先锋队的旗帜更加鲜红耀眼……

最终，我们比预定时间提前2天完成了任务。

在后来的工作中，我注重发挥党员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就把一个作风松散的战斗班排，带成了连队的先进集体，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“八一”前夕，退伍回地方的老兵李四伦给我发微信说：“排长，常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真想再回部队干两年。”他的话也唤起我难忘的青春回忆，一时间心潮激荡，眼前又浮现出那面在风雨中愈加鲜艳耀眼的红旗……